



經學輯要卷十七下

儀禮正義卷二十五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記正義曰吳氏廷華疑義云案記不應有傳此自公子為其母至惡并有首布縗以上疑為經文凡喪外朝幅以下則記文也今案凡喪外幅以下無傳故吳氏云然蓋亦泥於子夏作傳之說也臧氏世佐云諸說不出一手亦非一代所成似為近之餘詳篇首目錄下及士冠禮

下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練為其妻縗冠葛絰帶麻衣練練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妻子也麻者總麻之經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淡衣為不制喪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縗淺絳也一染如淡衣者如其制度耳益淡衣連衣裳為之此記言麻衣不言喪裳故知亦如淡衣不制喪裳變於正服也知用小功布者詩蜉孔疏云大功章言公之庶是弟則父沒也父功存則制此服馬氏云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一人言故云庶子但適妻所生子為母皆得伸其恩也為妻縗冠葛絰帶妻輕最輕故舉以為言案下解麻衣云如小功此云總麻者總麻與小功絰帶同也記先言麻而後言麻衣故知此麻指首絰與要帶言也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淡衣為不制喪裳變也者案張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鄭注麻衣白布淡衣間博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齋注麻衣十五升布淡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彼麻衣制同而不用小功布為衣異故蘇云此麻衣者以別之也案淡衣用十五升布此用小功布而云如淡衣者如其制度耳益淡衣連衣裳為之此記言麻衣不言喪裳故知亦如淡衣不制喪裳變於正服也知用小功布者詩蜉孔疏云大功章言公之庶是弟則父沒也父功存則制此服馬氏云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

功章公之庶兄弟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旗幡絰緼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李氏注云父在士之子為其母妻小功矣故知此麻衣用小功布也引詩麻衣如雪者證麻衣用白氏布耳其實彼蓋解麻衣為淡衣案淡衣子為其母妻大功則公子不宜為其母妻小功矣故知此麻衣用小功布也引詩麻衣如雪者證麻衣用白氏布耳其實彼蓋解麻衣為淡衣案淡衣源以為淡衣純以采麻衣純以布二者通稱也云縗淺絳也一染謂之縗爾雅又云再染謂之絰三染謂之縗引之以縗之為色淺也云練冠而麻衣縗緣二字今本脫益上一句乃謂練冠而著麻衣者則縗緣也對麻衣之名淡衣中衣者以采綵名長衣者以素練而言下云縗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乃專釋縗緣二字今案沈說是緣是飾造之名三年之服皆用生布此用練熟布為冠故云練冠也說文練束繩也段氏注云縗者繩也簡者浙也浙者太末也練繩太諸水中如汰末然已練之帛曰練今案布之名練亦是已練者方氏肅謂用練帛為冠非矣沈氏形云練冠升數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喪當八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小功降服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卷服四制曰父母之卷十三月而練冠是練冠為齡服非正服蓋奪其正服即以餘服為正也沈氏大成云注當疊縗緣二字今本脫益上一句乃謂練冠而著麻衣者則縗緣也對麻衣之名淡衣中衣者以采綵名長衣者以素練而言下云縗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乃專釋縗緣二字今案沈說是緣是飾造之名三年之卷以縗為練之受飾故下即引檀弓以明之亦是齡服非正服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縗緣鄭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縗為飾是也此縗緣用緜色布為之貴疏於縗冠則云以布為緜色於縗緣則云以緜為緜色一攝而解為二失之矣又閒博期而小祥練冠縗緣據孔疏亦是緣衣與檀弓同教氏乃謂為縗冠尤誤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其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者公子被服不得為母服今於五服外權制此服以達其情是不奪其母子之恩也云為妻縗冠葛絰帶妻輕者以為妻縗冠葛絰帶與母同而以縗為冠以舊為經帶與母異是妻之卷輕於母也馬氏云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其妻輕故縗冠葛絰帶義與鄭同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

葬正義曰傳問為母妻何以不在五服之中怪其輕而問也數氏云君之所不服子亦從乎其君而不敢服之傳以此釋之所以不在此之中之意君之所為服子亦各以其服服之傳又因上文而言此以見凡公子之服與不服其義皆不在己也○注云君之所以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庶婦也者邵氏竇云庶母於君為妾庶子之妻於君為庶婦君服妻不服妾服冢君不服庶婦君之所不服而權制此服馬故在五服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解妻有貴賤算有早晚故至此引之其說是也按設柔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卿大夫實疏云葬意注傳云君之所不服子亦從乎其君而不敢服之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如謂此也公子三月而葬則公子之妻亦三月而葬可知○李氏云齊王子有其母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如謂此也公子既以厭降其母妻為其母妻之黨無服其妻於公子之黨自如其本服服之勇不厭婦故也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故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陳氏陽謂王子所生之母以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以追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大夫之庶子伏在為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凌先生云父在為母齊衰期厭於父至尊也若庶子為後者為母總庶子不為後者則記所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不在五服之中矣皆厭於父至尊故也經傳無厭於嫡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正義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從於父而降

三人所

後者為兄弟所包甚廣凡旁親期功以下皆是賈疏云下云小功以下為兄弟明矣近人泥於小功以下四字於兄弟之義遂多窒礙難通沈氏彤云賈云上經富已言訖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案大功章云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父從祖昆弟為己之兄弟即特性饋食禮之長兄弟也是兄弟也昆弟從父昆弟從父姪妹女子為父及己之女兄弟即特性之內兄弟也是兄弟者乃古人總此大夫以下三人絕繼則彼無服矣記之總結蓋明此義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言報者嫌其

為宗子不降正義曰校勘記云於兄弟之於要義作為與上疏合案各本皆作於

從於又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自唐石經至今相傳各板本皆如今

卷

是故氏疑之子二字為衍近金氏禮箋據通典戴賀倫為後議引作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改其文於是戴氏校儀禮集釋程氏撰喪服足徵記因之雖其說不同而皆以石經為誤凌先生云記文本明近儒據通典改作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好惡者多從其說齋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傳刻易淆未可據以改經也今案盧氏詳校阮氏校勘記皆從金戴之說非當以唐石經為正○記曰為人後者是以此四字提首而下一言其本宗服一言其所後服兩相應於兄弟降一等報為本宗旁親之服也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為所後旁親之服也言若子則不降等矣言若子則其相為服自見不必言報矣於本宗則降於所後則不降重一本也此兄弟即昆弟記文言兄弟者大言兄弟服者二文兄弟皆在他邦與兄弟居傳指為小功以下其言兄弟服亦指小功以下言之齊襄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是兄弟服指小功以下言也此節兄弟及上兄弟皆不指小功以下辨已見前鄭於上兄弟及下凡妻為私兄弟皆以族親解之而此節無注則知兄弟即謂昆弟矣於兄弟降一等即經所云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姪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益兼姪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於經而記復言之者為報言也段氏經韻樓集云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章為其父母報一例此說是也又云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則臆斷不可從耳近儒因傳小功以下為兄弟一語遂謂兄弟與昆弟異不知以服而言則兄弟不可為昆弟以人而言則昆弟亦可稱兄弟且儀禮為人後者後大宗於其父母昆弟姪妹外皆不制降一等之服而惟以所後之親疏為斷辨見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姪妹適人者下記不云所為後之兄弟而云所為後之兄弟之子所為後之兄弟之子亦兄弟也因上兄弟而類及也後人者無親兄弟而容有從兄弟沈氏彤云所為後謂我所為之後之人所為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已為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也褚氏寅亮云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指為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一說較然分明視金戴諸家之據通典曲解者豈不允當乎褚氏又云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遠以為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有可為後者而廢疾不任事也今案新喪章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是為後不必定屬親兄弟之子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宗子指為人後者恐人疑入繼大宗主宗事本親不為降服微云報明兩相為服皆降也今案據此注則儀禮所謂为人後者皆後大宗益明矣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皆在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辟仇不及知父母

正義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者以其俱在異地無家室之觀而有臥者則生者為之服加一等如無服則為之總

總則加服小功加服大功愍其客外故也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幼小父母俱亡不及知之依兄弟同居而兄弟臥則比不及

知父母者為加服一等此雖不在他邦而亦加者所以答其撫育之恩也或謂不及知父母者臥而此與居之兄弟愍其孤幼為加一等之服非

矣褚氏云此乃為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謂加○注云皆在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辟仇者此釋所以在他邦之由也行仕出游為一事辟仇為事若猶及也見王尚書經傳釋詞行仕出游謂因行道求仕而出游如孔子周流列國是也辟仇謂若周禮調人云兄弟之辟仇

卷

小功不及總相免無服之兄弟皆當加一等也○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經記言兄弟者多矣獨於此發小功以下為兄弟之傳明專指此節而言不可混此

傳若不明其為何等兄弟恐人疑期服大功之親亦加也經記言兄弟者多矣獨於此發小功以下為兄弟之傳明專指此節而言不可混此

是耳此駁賈疏之說也案在他邦亦容有先行者亦容有先後相值者二說相兼乃備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此謂父母卒而其子尚小故傳以解他處之兄弟也云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此明大功以上不必加之義也蓋此兄弟

傳者故在他邦加一等若大功以上則本是親屬服稱其情無庸復加也又大功以上有同財其居之義其人幼小而父母卒則固當撫育之疏不知也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

正義曰傳何如一問是問加一等者為如何兄弟耳小功以下為兄弟謂

卷

小功不及總相免無服之兄弟皆當加一等也○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經記言兄弟者多矣獨於此發小功以下為兄弟之傳明專指此節而言不可混此

傳以解他處之兄弟也云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此明大功以上不必加之義也蓋此兄弟

傳者故在他邦加一等若大功以上則本是親屬服稱其情無庸復加也又大功以上有同財其居之義其人幼小而父母卒則固當撫育之疏

以其為義所當  
然不必加服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袒相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以為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

正義曰敖氏云朋友相為

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也

云

禮記曰朋友相為

袒免兄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是兄弟雖歸其加服固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疏之殺矣今案大傳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今為朋友而

袒免比於同宗五世之親是加服也○校勘記云注舊說下集釋要義故氏俱無云字沈氏大成云士喪禮注及周禮司服注引舊說皆無云字

今案嚴本有云字衍文云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袒相則去冠代之以免者謂在他邦無親屬為主喪則朋友服之即當為之主

也既為之主則遇禮節有當袒時亦必袒相則不當著冠故代之以示其情歸於其國則復故而如其常服故曰歸則已也以於他邦者朋友

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此鄭義所本云舊說以為免象冠廣一寸者素士喪禮眾主人免於房注云舊說以為免如冠狀廣一寸義互詳

彼汪氏琬云宋儒程氏大昌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音問又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郤繞於紺是故不成

其為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氏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之意也禮壳者不免謂其無跡可繞故不免也又

問卷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而不止於不冠矣程氏曰表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

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為帶括髮以麻為帶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用布即免之制也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使

之云已猶止也己字有數義此已字則作止解詩毛傳亦云已止也云歸有主則止也者以朋友在他邦無為之主故袒免歸有主則不袒免

也又云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此鄭推出一義蓋據小記朋友虞祔而云故即引以為證也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既云虞祔矣則歸而其子尚幼無近親為之

主人密再祭謂練祥言主少幼而大功之親為之主喪則必為之練及祥朋友主喪者但虞祔而已既云虞祔矣則歸而其子尚幼無近親為之

主人密朋友亦必為之主是未止也褚氏云注言為之喪主更補記未備今案注言歸猶未止亦備記所未備也

朋友麻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禮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平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弔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

朋友環經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平服當事則弁

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平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平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

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衰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平

服疑衰素衰冠則皮弁加絰庶正義曰賈疏云上文據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為弔服麻經帶而已孔氏穎達云麻謂經與帶皆用麻既

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正義除之朱子云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也案禮言朋友麻而不言師服者程子云師不立服

不可立也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宦可一槩制服今案弔服加麻師與朋友同

見禮弓注而其異於朋友者心喪三年出行亦經禮弓曰事師服勤至心喪三年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年皆經而出是也○注云朋友雖無親

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者謂朋友雖非親屬而有同道之恩故於其死也相為之服論語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有同道之恩也知用

總之經帶者以五服唯總最輕也引禮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者禮朋友服麻經之事也坡注云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是也云居則經

出則否者對上孔子之喪皆經而出言也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禮弓主人既小敏袒括髮子

游襲襲帶經而入鄭注所弔者朋友是知朋友之喪服麻經帶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記但云朋友麻而不言喪則不別制衰但用弔服而加麻

經帶焉可知故云其服弔服也云周禮曰司服職文鄭引以證弔服也云凡弔當事則弔經服者沈氏大成云周禮司服本文作凡弔事弔經

服無當字則此因小記有當事則弔經之語而誤衍云弔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者案司服注同坡注又云經大如總之經撫記曰小敏

環經公大夫士一也鄭注環經者一服所謂環經也孔疏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經是周迴環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環繞也云其服有

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者據司服言也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者司服文坡注云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

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

之言疑以十四升布擬於十五升之吉布也蓋自三升以至十二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為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

用而用十四升以取擬吉之義甚無謂也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漢儒亦訓為疑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平服當事

則弔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鄭注服問云不當事則皮弁與此注義同注司服云國君於其臣弔經他國之臣則皮弁與此注義異

記孔疏申之謂皮弁錫有二義一則弔異國臣皮弁自弔已臣弔經一則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至當事乃弔經也云士以總衰為喪服加朝服論語曰緇

弔服則疑衰也者大夫以上無總服士有總服故弔服不以總衰而以疑衰也云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

衣服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者此鄭引論語以破舊說也引羔裘玄冠而併引緇衣羔裘者以緇衣用布而素裳與玄冠皆是朝服不以弔也同服注亦引舊說而破之云然則二者皆有以也荀爽疏云以其未小微已前容有著朝服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又布上緇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云皆有似也江氏筠云素下之說是矣其引槽弓為證恐非鄭義朝服所必云似者以其布十五升而疑衰則十升相近故也云比質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醉諸侯也者謂士之弔服實用疑衰其當事弁絰不當事則皮弁亦與卿大夫同惟諸侯疑衰用疑裳士疑衰改用素裳是畔諸侯也司服注亦云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敷氏謂士當事素冠則庶人用何冠以弔乎敷說非也云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者謂此朋友麻即用疑衰素裳而加麻也云庶人不爵弁弔服素冠委貌者謂庶人無爵弁故不用弁絰而素冠委貌也注不言其服蓋亦疑衰素裳可知貴此疏以為白布淡衣華淡衣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服疏謂庶人弔服亦疑衰素裳與士同而冠異其說得之餘下記傳曰錫者何也麻有錫者也下沈氏彤云朋友不殆其爵之同惟其有以成禮而已既友之而賴其威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為之服故是記雖主大夫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服也敷氏謂國君不相弔未必有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為友邦雖罕之無殊於相弔贊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絰是也遙哭而服弔服見禮弓疏即國君朋友之服也今案此說是也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正義曰臣從君服已見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矣此記復言君故知是公士大夫之君功室老則服總也言室老不言邑宰賓疏謂邑宰達臣不從服室老近臣故從君服義或然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正義曰兄弟服者謂小功以下之服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是其確證昔成累據此記以為嫂叔

傳苟樹已說誠然貴疏云妻從夫服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沈氏彤云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實乃道之此條是總括之辭若夫之從祖父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為總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為之總妻皆降而無服拉舍於其中矣江氏筠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為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為不服者明之也蓋小功降一等則無服矣今案尤說江說是也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正義曰云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者以尊者為一體於所生母

衆人同也戚氏云不言從母昆弟男之子者舉其重者而輕者可不知為後如邦人據士禮而言也若公子大夫之庶子為尊者所厭雖不為後於其母且不得伸也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喪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者此鄭申言宗子有不孤之義也或父有廢疾不能主宗事而子代之或父年已七十老而傳家事而子代之是皆有父在

而降故不降其月數但降其喪制不用齊衰而用大功之喪小功之喪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

親謂在五屬之內負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

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則用大功衰下殤則用小功衰其

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者謂小功之親本五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以終五月之數殤則降等與絕屬者同三

月也云有繼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者謂總麻之親本三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無受服殤無可降亦服三月是皆與絕屬者

同也徐氏乾學疑注大功歲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則用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者謂大功

親本九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以終九月之數殤則降等其月數如此也云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

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者謂小功之親本五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以終五月之數殤則降等與絕屬者同三

月也云有繼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者謂總麻之親本三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無受服殤無可降亦服三月是皆與絕屬者

同也徐氏乾學疑注大功歲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九月為八月不知鄭注所謂九月五月者連齊衰三月計之此與大功章言布裳牡麻絰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萬九月者文法一例徐氏蓋未之思也

**改葬總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王氏曰毅梁傳云改葬之

禮經舉下緒也李氏云言

舉服之下者以其緇邈故也吳氏紱云改葬總自天子至於士一也大夫以上無禮服此有之者非常禮窮則同耳今案改葬與過時而葬者異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不變服除何有焉汪氏曉云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鑿其墓見棺之前是其以他故崩壞之事韓氏愈改葬服講為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又云及葬而禮不備者若魯隱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闋之類故氏云如晉惠公改葬共世子之類案此非出於不得已者故鄭不及之也云言改葬者明棺半毀收改設之如葬時也者謂棺柩及送葬之物有毀敗者皆改設之如葬時故云改葬也云其莫如大冢者奠所以依神既改擴見尸柩必有奠其設之如大斂奠也云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者案改葬未必朝祖而云從廟之廟者故氏云從廟而云從廟之廟者故氏云此非出於不得已者故鄭不及之也又云及葬而禮不備者若魯隱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闋之類故氏云如晉惠公改葬共世子之類案此非出於不得已者故鄭不及之也云言改葬者明棺半毀收改設之如葬時故云改葬也云其莫如大斂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襪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母為祖孫為君臣為夫臣為君母為祖孫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今案鄭氏言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係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又通典載葬謨等說以為改葬宜斬衰韓氏愈云葬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云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謂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無服也云葬三月而除之者以總本服三月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骸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莫如大斂時不制斂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親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今案馬注與鄭畧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必三月為異王注亦謂不待三月後儒多從鄭說趙商答陳櫟問謂當待三月除以順總之數賀氏循云鄭云三月者以親親尸柩不可以無服者謂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是以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也葬過三月者須斂單釋服為葬設故也韓氏愈云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朱子云禮宜從厚從鄭可也

無服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

正義曰記言唯當室總則不當室自無總服而傳言之者嫌期功之服亦無也蓋童子不當室則免

以上之服則仍服之故推記曰童子哭不讓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謂服期功以上之親而缺此五事亦以未成人

寬之不責其蒲禮也然當室則於族人有總服而期功以上之服亦必備此五皆故曰當室則杖言杖則五禮皆備可知矣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為大夫妻與

正義曰妾言凡者總包諸侯

期章曰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知諸侯之妾亦同也天子之妾當不服之如邦人者謂與衆人同○注云嫌厭降之也者張氏繩岐云妾為私

觀疑為君與女君所厭降實則不厭故服同邦人常法如女子子適人者之服也或曰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嫌不自服其黨故記明之云私

兄弟目其族親也者案兄弟之服所該甚廣此云私兄弟明指妾本族之親言故鄭云目其族親也云然則女君有以尊不同而降其兄弟旁親之服者如士之

為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為諸侯之女為天王后也者以記但云妾為私兄弟則是女君有以尊不同而降其兄弟旁親之服者如士之

女為大夫妻之類是也云父卒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者妾為父母已見經不杖期章此記言私兄弟明指昆弟旁親言之大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是以適人降在大功也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以其為父後是小宗子婦人有歸宗之義

故不降之而服期也此記既云如邦人則衆所降者降之眾所不降者亦不敢降故鄭申言之也此注當以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作一句讀宗子即指為父後者李氏云如鄭義則繼嗣之宗子嫁者亦不敢以尊降也射慈謙周賀循以為大宗子亦不降案齊哀三月章婦人為宗子鄭謂

女子在室及嫁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今案李說是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正義曰注云大夫弔於命婦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正義曰注云大夫弔於命婦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婦外也弔於大夫大夫外也者鄭恐人以弔於命婦為命婦夫外而大夫往弔弔於大夫為大夫妻外而命婦往弔其妻以與其妻相知故也何嫌於弔乎注引小記者證錫衰為弔服也引服問者證大夫相弔之服則命婦相弔亦錫衰矣盛氏云此本與外者無服故但服弔服而已

正義曰

教氏云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以傳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其據

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孔疏此記未誤之文徵沈氏彤云傳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總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為滑易恐上詳下畧亦非言之序教誤也校勘記云案錫者滑易也有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有即有事其布之有若但云麻之滑易則麻自其半與總同詳總麻章傳下但總則有事其總無事其布錫則無事其布此錫與總所以異也豫記云加灰錫也即此有事其布之謂斬喪章傳云冠六升緇而勿灰然則不加灰雖緇不可謂之有事也錫衰云有事其總蓋亦加灰者之教氏云錫不治縷則其縷不如總之細然弔服不可以無所事既不治縷則當治布也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謂之錫○校勘記云注錫者不治其縷錫上徐本楊氏俱有不字前總麻三月者傳疏引此注惟聶氏無也字亦與總麻疏合雖當事徐陳集釋俱作雖毛本雖作唯重修監本誤作淮皮并錫衰而已徐本無升字張氏曰監本云皮并錫衰從監本則如朋友服下徐本集釋俱有矣字今案錫上有不字非也皮下無升字非餘俱從徐本云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衰在外者鄭注周禮司服同諸氏云衰在內哀在外指所哀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云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并錫衰而已者賈疏云士輕無服升絰也錫衰為士有師友之恩者亦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此云當事錫衰專謂將笄改賓之時若大饋與賓則主人未衰弔者亦安得而衰哉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士其冠不與君同蓋當事升絰也今案詳注而已語氣似作雖為是而沈說辨析極細故竝附錄於此以待後人考正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者詳前朋友疏下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數總者因記言命婦弔錫衰而未言首服故特明之云凡者謂卿大夫妻與士妻也鄭注禮弓亦云婦人弔皆吉笄無首素總孔疏以為大戴禮文李氏云婦人笄與相將男子平服素冠故婦人素總為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故弔服吉笄無首也○凡弔服之見於經注者周禮司服曰凡弔事升絰服鄭注升絰者如爵升而素加環經司服又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升絰鄭注君為臣服平服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并錫衰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升絰鄭注不當事則皮并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外則皮并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升絰於士益疑衰同姓則總衰而已蓋諸侯為卿大夫常錫衰為士唯當事升錫衰則變其冠耳又云國君於其臣升絰他國之臣則皮并又鄭注上朋友麻云諸侯亦以錫衰為平服矣禮記周禮之經惟言諸侯錫衰據鄭注則三衰俱有孔賈申之以司服云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諸侯之弔服也此記云大夫弔于大夫錫衰命婦弔于大夫錫衰禮容服小記謂大夫相為妃如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升絰又曰為其妻往則服此出則否豫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升絰大夫亦升絰鄭注升絰者大夫錫衰相呼之服也又鄭注朋友麻云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平服當事則升絰否則皮并辟天子也又鄭注司服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升絰案大夫之於大夫升絰已見豫記及小記則此注始為大夫於士言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升絰則無朋友之恩者不升絰此注云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并錫衰而已此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此注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注司服云士當事升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案士弔當事升絰則不當事亦皮并上注所謂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也此士之弔服也又朋友麻注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禮弓疏謂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衣冠素委貌也司服疏則謂庶人冠素委貌疑衰素裳與士服同而冠異今案淡衣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似孔疏前說及司服疏為是矣此庶人弔服也此記云命婦弔錫衰鄭注禮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云禮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贊吉笄無首素連此婦人弔服也以上所論皆主人成服以後之弔服見於經注而可考者如此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言以髽則髽有首笄者明矣

正義曰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與婦為舅姑

服皆期已見不杖期章因經未言首服故記明矣

之惡笄有首以髽異於斬衰三年者之前笄而髽此笄髽連言是已成服之髽也詳斬衰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下戚氏云惡笄有首差飾也然則箭笄無首明矣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子謂女子子也初喪亦惡笄有首以髽至卒哭後或有事歸於夫家則易吉笄而折其首以著之故氏云以笄者著笄之稱也以笄則不復髽矣布總兼子與婦言之戚氏云此不專為女子子發乃言於子折笄首之下者欲終言笄制而後及之耳今常禮弓南宮絅之妻為姑總八寸鄭注云齊衰之禮八寸餘詳斬衰章布總經及傳下○舊解有云髽無笄故鄭辨之李氏云南宮絅之妻之姑之卷夫子誨之髽益據以為笄髽笄之文相連亦髽有笄之證江氏筠云髽有二種一為去笄之髽士卷禮婦人髽于室及既夕所云髽者是也一為著笄之髽此記所言及斬衰章箭笄髽是也以其可去笄故髽得與免相對又以其可著笄故免僅施之當事而髽得用於平時也今案鄭言髽有著笄者則固有不著笄者江說是也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本為笄者以櫛也正義曰傳恐人疑箭笄亦有首者為其大飾也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惡笄之有首也以別之而即申言之曰惡笄者櫛笄也明非箭笄故氏因傳云笄有首而疑記文惡字為何非又記但云折笄首傳恐人疑為折恶笄之首故云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又云吉笄者象笄也吉吉笄以象骨為之據周禮笄師天子諸侯皆玉笄王后夫人當亦同此象笄益謂大夫妻以下也吉笄尺二寸卷笄長尺亦見斬衰章傳下記初言女子子及婦之笄髽後乃獨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故傳發問以明之也○校勘記云注卷之大事單闕監萬本卷俱誤作笄吉笄尊至義也十二字除本集釋俱在折其首者上今本在為其大飾也下通解無盧云案其語意似今本為是若不先言折其首則所謂變者何指實疏順文為釋與今本合今案變其尊謂變惡笄而吉笄非指折其首言也詳實疏是上下牽連總解而其述注則於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之後即述吉笄尊云云明不與今本同盧說非仍從徐本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櫛笄者益見櫛弓有櫛以為笄之文而兩解之也實疏據玉藻櫛用櫛櫛謂櫛用櫛木為之故鄭云以櫛之木為笄故鄭兩存之也故氏云此傳之櫛疑即櫛弓之櫛益聲相近而轉為櫛耳經義述聞云櫛本不得謂之櫛木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云櫛笄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笄且櫛木為笄則直稱櫛笄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云櫛笄平蓋櫛當讀為即即柞木也柞木蘿惡故以為卷笄爾雅曰櫛采薪采薪即薪樊光曰荊州柞木曰采木是采新即新皆柞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櫛子五靈篇之采櫛及此傳之櫛笄是也今案實教之說未的當從述聞為正云有首者若今時刻櫛摘頭矣者惠氏棟云鄭以摘頭櫛笄之首猶櫛之頭漢之摘古之笄也故氏云此傳之櫛疑即櫛弓之櫛益鄭解有首在櫛笄之後是指吉笄之首言之故以漢時刻櫛摘頭況之也云卒哭而喪之大事單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者益弊單而廢而卒哭是喪之大事畢也卷大記曰婦人憲父母既練而歸彼注云歸謂歸夫家也但既練而歸是正法卒哭後容有事而歸以其喪之大事已畢故亦可權許之也云而著吉笄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蓋櫛夫家不可純凶笄在首為尊而首服尤以吉笄為尊若仍惡笄不變則恐舅姑以為嫌故易惡笄而著吉笄變其尊者是婦人事人之義也若布總之屬則不變之矣云折其首者為其大飾也者以首有刻櫛太飾故折去之卒哭未練亦不可純吉也云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以歸於夫家宜言婦而仍稱子者以子是對父母之稱是故終守子道不忘父母之恩也故氏云終終卷也言婦忌笄以終卷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也今案教說與鄭異鄭以傳不言婦之婦仍指女子子言終之為終子道其說似迂曲不若數以婦即記婦為舅姑之婦終之為終卷之順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卷其證也後儒若張氏爾岐沈氏彤江氏筠盧氏文弨皆以故義為長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正義曰妾為女君已見不杖朝章此記其首服并及為君之長子首服也妾為舅姑即包於上佛婦為舅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故其首服同其為君之長子雖與女君同三年而情本輕故從齊衰之首服亦惡笄有首布總也故氏云笄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整也或曰不言髽省文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拘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卷服拘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保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正義曰自此至耳李氏云外削幅者削布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幅向內也幅三拘者據裳而言故氏云衰外削幅者所以削於吉服之制亦如卷冠外單之類裳幅不變者衣重而裳輕變其重以示異足矣故裳不必變也今案衰為廣長當心者之正名而上衣亦通名衰故以衰與裳對言也○注云削猶殺也者廣雅釋詁削與殺皆訓滅故鄭以殺釋之謂滅殺其幅之邊也高誘注淮南亦云削殺也江氏承云論語非惟裳必殺之殺字與此義異彼殺謂斜裁此削謂摺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然則衰外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外也裳內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內也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者謂大古時冠衣皆以白布為之士冠禮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縉之鄭注大古唐虞以上是也先知為上謂衣也後知為下謂裳也初時唯知便體故外殺其幅後稱知飾觀故內殺其幅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卷服者言大古時吉凶皆用此服後世聖人更定服制乃專以此為卷服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祭之服謂六冕爵弁皮弁朝服玄端之屬辟積即拘也朝祭之裳然則辟兩側者謂以兩側相著合則中央自空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祭之服皆前三幅後四幅故云凡此即論每幅辟積無數此裳則限以三幅積亦其與吉服異者也云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故云凡此即論

語所謂帷裳也。賈疏云：前為陽，後為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案：帷裳之必須辟積者，以其前三後四共七幅，每幅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為邊，仍存二尺七幅共十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太寬，與身不相附，但人身有廣狹，不同故，辟積不定其數。寒服之裳雖限以三辟積而亦不言其寸數多寡也。至漢衣長衣之等連衣裳為之制，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無辟積，與帷裳異。江氏永云：次衣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狭頭二寸，寬頭二尺。此四幅皆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連帶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為衽。王莽云：衽當旁是也。論語所謂非帷裳必設者，如此。今案：深衣兩旁有斜裁倒衽者，王莽故下廣上狹，要間不須辟積也。

若齊裳內衰外

（齊縕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正義曰：上言衰外削幡裳內側幡者，五服所同。但五服之衰與裳有脣者，有不脣者，故云若齊。

（縕裳者，內展之縕衰者，外展之縕也。齊謂縕其邊也。不齊者，謂斬也。先言裳者，齊本縕裳言之，曲禮去齊尺。玉藻足如履齊。鄭注皆云齊裳下縕也。論語攝齊升堂，皇疏亦云齊裳下縕，故先言裳也。○注云齊縕也者，據齊衰三年章傳也。云縕衰者，內展之縕衰者，外展之縕衰者，說文展轉也。謂轉其邊而縕之縕衰者，則

先轉其邊於內，縕衰者則先轉其邊於外，而後施縕功也。此內外與削幡之內外同者，亦所以

別於吉服上外削內削指布幅兩畔之邊言，故言幅此，則指衰裳竟體之邊言，故不言幅也。

負質出於適寸

（負在背上者，貴疏云：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縕著領下畔坐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云適辟領也者，適一名辟領，詳下云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者。據下辟領竝中總尺六寸，負之兩旁各出辟領一寸，則削尺八寸也。此言其廣也。其長故氏以為比於表或然。○注云：正義曰：負亦名負版。見下注。敷氏引孔子式，負版者為據江氏筠云：論語此文承凶服者式之之下，正義宣謂所式凶服之屬，此邪益紙見字面同，而喜為牽合與衣帶下尺句解作經帶之帶同。一課耳。并闕中空之也。○注云：博廣也者，上言負廣出於適寸，此言適博四寸出。

○注云：員在背上者，貴疏云：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縕著領下畔坐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云適辟領也者，適一名辟領，詳下云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者。據下辟領竝中總尺六寸，負之兩旁各出辟領一寸，則削尺八寸也。此言其廣也。其長故氏以為比於表或然。○注云：正義曰：適在兩肩博四寸者，指一邊之適言之，出於衰者，則合適之兩相適博四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中或作闕中，謂闕去中央以安項也。今案下衣二尺有二寸，注加辟領八寸。李氏亦云辟領，貴氏作闕中以文義詳之。此注似作闕是也。吳氏廷華云：衣當領處縱橫各備入四寸，以所繡各反摺向外，覆於肩謂之通。亦曰辟領，其中空者為闕中，合左右前後方八寸，通亦如之。今案據吳氏之說，以為適方八寸，則每旁廣於肩者，縱有八寸，而橫闊止四寸，合兩旁八寸，井闕中為尺六寸也。敷氏以為當項之處縱廣四寸，而橫之闊狹不定，則與方領之制殊矣。似可從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被在胸前以兩肩辟領望之，出衆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止四寸而辟領兩旁有尺六寸，則其出於衰外可知故不必著其寸數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

（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正義曰：注云：廣袤當心也者，衰長也。言其土右有辟領也。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是後有負版也。適在兩肩是左右有辟領也。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言衰與負版辟領設於前後左右，皆以表其哀戚之心。是無所不在也。李氏云：衰者，其哀憤之心，負者，其悲哀適言主於念親不及他事。今案黃氏師揚氏復據注言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言衰與負版，以此外皆不用敷氏則謂凡凶服弔服無不有衰與負版，則當同之。若負版則惟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先大父云：衰是織於當心之名，而凶服平服之上衣亦通名衰。故經記每言大功衰小功，則上衣言之非謂此長六寸博四寸之衰也。當以黃揚之說為正。諸氏云：師氏濬欲作一呼捨掩於內於之上服之，謂必如是，衰乃當心非也。

衣帶下尺

（衣帶下尺，足以掩裳上際也。正義曰：五服皆言衰裳。鄭注新衰章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是通謂上衣為衰也。此承上衰長六寸博四寸之文，則舉其實而言之。衣謂上衣也。帶謂當帶之間。故鄭以要釋之。或以帶為絰帶，故帶固誤。即因注言要而以衣帶下尺為衣要，亦非實有要而衣無要也。云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者，此廣尺謂縱廣一尺，故賈破鉤之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摺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疊縫取足為限也。又云：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裳兩相下際也。吳氏廷華云：帶者，要間當帶之處，衣長二尺二寸，不過及要與裳相接，每不能掩，故於當帶處以布縕之。坐長尺以掩裳際也。今案吳說最明晰。

衽二尺有五寸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正義曰：玉藻云：衽當旁，鄭注：衽謂裳幅所交翼也。凡衽者，或綴而下，或綴而上，是衽者斜綴以掩裳際之名。漢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綴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鄭云：凡衽者，或綴而下，或綴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寒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春夏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綴而下者，決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綴而上者，云：衽屬於衣，則坐而放之。謂朝祭寒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綴之以合前後，即決衣之衽也。今案江氏言：衽制特詳，故備錄之。○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者，謂裳兩旁之際，本不連合，故制為此衽以掩之。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王莽曰：坤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此衽二尺五寸，是與紳齊也。云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者。戴氏裳拔集釋云：燕尾一尺，五寸，各本綴作二尺五寸。據三尺五寸之布，裁成兩衽，上下各留正一尺中一尺五寸，交裁之，得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通正與燕尾共二尺五寸，為衽。今改正校勘記云：諸本皆誤，唯敷氏作燕尾一尺五寸，不誤。今案三尺五寸之布，除去正一尺者，二尺仍一尺，五寸，斜綴之，為兩燕尾，各得一尺五寸，合正一尺，為二尺五寸，成上寬下狹之形，以其寬頭綴之。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謂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總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被著其禮正義曰此記總衰及冠之升數也經云既葬除之則半而總衰在小功上以總衰用小功之禮其精靈同故服序相次是欲著其禮之精靈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李氏云齊衰五升者冠八升總衰雖四升有四升五升六升而此總衰四升有半是在齊衰之中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用齊衰三月章傳文言小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故禮與小功同而減其升數與小功異也吳氏廷華云經總衰在大功後者以春秋為次也此在大功前者以升數為次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此記大功不言七升者蓋因上齊衰受衰七升明為大功之衰故與小功不言十二升皆以其冠為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者以此但云齊衰四升而彼云齊衰等故彼主以問是極列衣服之差與此記主於受服言者異也此記若字當與及字同義經傳釋詞曰若猶及也與也吳氏廷華疑義云此記人固不悉數備見觀上齊衰闕二等可明也此與大功章傳俱不言十二升者當以其止為受冠之所用而衣不及之耳今案吳氏省文之說未的江說與注畧近○注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謂以小功二等為大功受服之差也云生謂記者於小功言十升若九升而彼兼言十升而彼兼言十二升是較此記多一升云其受服當下於本服三等故斬衰受以齊衰之下齊衰三等受以大功亦但言八升若九升以當之而不必言七升是欲其文相值若謂七升者亦受十升而并言之則大功三而小功二真文不相值也鄭意蓋如此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既葬皆以冠十升之布為衰義服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亦以冠十升之布為衰義服受以十升之布而不受以小功之布為衰是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舊及總麻無受也荀謂小功降服正服義服三者皆以故衰就舊終五月之期而無受服以及總麻三月亦無受故記均不言之也云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者謂大功有受服而此亦不言受以大功章明云受以小功衰故此但列其升數之差而已鄭言此者以終明此條主為受服而記之意也

### 衰冠升數圖說

**斬衰** 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冠七升 義服衰三升有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冠七升

以上衰冠及受衰受冠升數皆本此篇記文以三升半為義服出鄭氏注諸家悉仍之又裳與衰同如衰三升者裳亦三升有半後放此

**齊衰三年服** 被著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

此升數亦本此篇記文鄭氏注云此謂為父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是鄭以此衰四升冠七升為母服也不言父卒者蓋父在為母雖降三年為期而衰冠升數則同故鄭首解之曰為母服而下即言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明此五升六升者不以服母也賈於篇首疏云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於此記斬衰三升疏云齊衰之降服四升是降

正之名自相歧異也黃例楊圖皆以為降服蓋因鄭明言正服五升故不得以此四升為正服而又明知降字未安乃為之說曰此降服乃降斬衰而為齊衰也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為正曰為父斬衰為母齊衰服之正也既得伸三年矣不可為降姜氏兆錫亦駁降斬衰為齊衰之說今案以三年之衰冠為降服者固非而以為正服亦未的凡言正者對降與義之名此齊衰三年章無降服義服則亦不必言正但云齊衰三年服以別之可矣鄭注止云為母服而不言正降者以為正則降三年而杖期者亦同衰四升冠七升以為降則此三年者實非降服故空其文今之稱齊衰三年服者本鄭義也

齊衰杖期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九升冠十升

賈氏疏衰期傳疏標列降正義衰冠升數及受衰受冠升數如此蓋本此記鄭注分別四升五升六升二等服之文也乃篇首疏又云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特與鄭義違戾且與疏衰期傳疏亦不合矣後儒多糾其誤黃例不分齊衰三年及杖期不杖期而統標降服正服義服殊混楊圖杖期止有降服正服無義服江氏仍之亦非也盛氏更定圖以降服衰四升正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冠皆七升受衰亦皆七升受冠皆八升下不杖期章更定降正義衰冠升數俱亦同此不知何據云然斷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

降服同上正服義服同上

此不杖期亦當有三等之服賈疏於不杖章祖父母下云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是也篇首疏又云不杖期但有正義二等故黃氏譏其自相牴牾也楊圖亦有降正義三等江氏仍之

齊衰三月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無受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無受

賈疏謂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黃例楊圖仍之李氏如圭云曾祖父母不當為義服亦宜衰五升冠八升其說是也今增正服或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與祖父母服同乎曰此所謂禮窮則同也然祖父母期曾祖父母三月服雖同而月已減矣且鄭注曾祖父母條特云重其衰麻可證也

殤大功九月七月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

大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也此殤大功則有降服而無正服義服楊氏云殤大功九條皆降服是也賈篇首疏云殤大功有降有義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黃例因增義服江氏仍之盛氏從楊圖今案鄭注明云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此殤服皆是降服則不得別為義服九升明矣蓋降而在大功者其服本非大功因降在此當重於正服義服故殤大功在大功前殤小功在小功前以其有齊斬之服降在此也賈疏謂有義服由未理會鄭注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一語耳

大功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一升

正服衰八升冠同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二升

此降正義三等既葬皆以其冠為受亦本此記鄭注也賈氏疏衰期傳疏列大功三等服如此黃例楊圖同二家皆云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

條冠皆校衰三等正服義服二條冠皆校衰二等蓋謂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是冠校衰差三等也以上斬衰齊衰皆然大功正服衰八升冠亦十升大功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是冠校衰止差二等也江氏仍之盛氏則以降正義二等衰雖異而冠同十一升受衰亦皆十一升受冠皆十二升與鄭注違不可從

總衰七月

衰四升有半冠  
八升既算除之

總衰鄭注無義服字黃例楊圖同以服止一等無庸區別也賈疏標義服之名盛氏江氏仍之非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  
冠升同無受

殤無正義服辨已見前此記鄭注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一語足為確據賈疏謂殤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黃例楊圖因此皆有義服之日江仍黃楊盛氏駁之更定為降服是矣或曰殤大功殤小功服亦止一等何必言降曰成人大功小功皆有降有正有義不言降無以別之且殤為降服見傳注此定名也

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即萬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二升冠升同即萬五月無受

小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黃例楊圖標列同江氏仍之盛氏更定圖以殤小功降服小功降正義服冠皆十五升抽其半則與疏衰期傳總麻小功冠其衰也一語顯悖矣不可從

總麻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  
抽其半冠升同無受

此本黃例楊圖賈疏云總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則又黃楊所本也盛氏江氏俱同

降正義服圖說

斬衰正服

父 諸侯為天子 君 父為長子 婦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妻為夫 妻為君  
女子 子在室為父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 諸侯為天子 君 父為長子 婦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妻為夫 妻為君  
公士大夫之眾臣

斬衰義服

為其君布帶繩履

黃例楊圖皆以諸侯為天子君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三條入義服蓋因賈氏篇首疏云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氏江氏仍之今案戴氏震金氏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為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為其君言其說甚確蓋葱服經文列諸侯為天子及君於父後明君父同尊衰冠不得有異也今順經文之次列二者於父為長子之前而舊說之誤自見詳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履下附傳一條黃列入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三年服

父卒為母 嫪母如母 慈母如母 母為長子  
妻為君之長子 附小記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

黃例楊圖皆以父卒為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三條為降服母為長子及附記一條為正服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為正以為母三條及母為長子一條皆為正服以附記一條為義服謂舊以母為長子為正服衰冠升數皆下降服一等案父為長子既無所降母不應有異故進與為母者同

今案以母為長子與子為母衰冠升數同其說是也但齊衰三年服不立降正義之名說已詳前今以正經四條及附二條同列為三年服馬附小記一條黃列入降服楊無感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杖期降服

父在為母妻

齊衰杖期正服

妻

齊衰杖期義服

出妻之子為母父卒繼母嫁從之服報

賈疏以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誤辨見前黃例以四條同列入正服而於父在為母下注云當是降服楊圖改父在為母為降服是矣而餘三條同入正服猶未當江氏依楊圖感氏則以出妻之子為母父卒繼母嫁從之服二條亦入降服尤非蓋出母嫁母當與父在為母衰冠有別子為母本宜三年因父在而降至期故為降服若母為父所出及母嫁而子從皆已自絕於父本可無服子之服之一則以有親者屬之義一則以有答其養育之義而加服以伸其情何得為降且不特不得為降而已凡此皆服之變亦不得云正也當改入義服為允

齊衰不杖期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報

齊衰不杖期正服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兄弟為眾子昆弟之子適母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不降正

大夫之適子為夫之後者姑姊妹報女子

齊衰不杖期義服

祖父母同居者為夫之君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以上黃例楊圖略同唯不降之服黃例俱入之正服中而注明不降字於其下楊圖則別為不降正之目曰降則為大功唯不降故在正服今從楊圖又適孫一條楊圖入之不降正江氏移於正服內而為之說曰信齋列適孫於不降正蓋因傳不敢降其適之云也然傳所云不敢降有不可得而況者蓋必有降之者而後可名為不降大夫之適子為妻傳鄭注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次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則不降之服唯此四者內有之耳此傳云不降者蓋對庶孫以立文猶之母為長子傳對眾子立文而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初不得謂之不降服又大功章適婦一條傳亦有不降其適之文信齋列之正服則此宜如之明矣今案黃例適孫下無不降二字江說是從之

齊衰三月正服

曾祖父母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義服

舊君大夫歸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繼父不同居者不降義大夫為宗子

舊說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辨見前黃例依經文為次楊圖分四層以為曾祖父母者為首以為宗子者次之而附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一條於下以寄公為所寄及為君者又次之以為宗子者一條終焉江氏以宗子孤為殤一條分附殤大功殤小功之後其說曰經文而外勉齋所附入者孫為祖承重二條及妾為君之長子一條是也信齋無承重二條而增宗子孤為殤一條蓋信

齋惟取本經記勉齋兼取子夏傳其并附小記一條者則以傳故及之耳今竝仍之但信齋以宗子孤為殤附於齊襄三月大夫為宗子之下益取其月數同也然此為殤服又其衰為大功小功且所謂月算如邦人者中含九月七月五月之正數則宜析之為二而各附於其殤服之末今案宗子孤為殤一條本是殤服不宜附在此章江說是也又江氏於此章別立不降義之目以大夫為宗子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三條入焉下章又別立不降降之目說詳後今標目依之而以為曾祖父母二條入正服更定於右

殤大功降服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陽通孫之長殤中殤  
附記宗子孤為殤大功

喪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以上楊圖不一一開列但總標之曰殤九條皆降服黃例則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條為義服江氏依之盛氏仍移入降服云案世叔母為夫之昆弟之子在不杖期章則為義服既以殤降在此亦當為降服其說是也今從之江氏於上章別立不降義之目此又別立不降降之目其說曰不降之服勉齋俱入之正服中信齋別立不降正之自然竊謂不降之服降正義三等中俱有之宜於三者之內各標不降之然後服制不至混誤其說是今標目依之唯江氏於不降降下注云有殤降無尊降以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入焉案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本服是加非降也此似誤今仍移入降服餘從之附記一條亦依江氏附入說見前

大功降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昆弟之子為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  
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不降降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

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大功正服

從父昆弟庶孫適婦不降正

大功義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姪丈夫婦人報黃例舊列於正服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黃例舊列於義服盛氏以此二條移入降服其言曰姑在室為姪姪為姑與世叔父同本皆服期夫之昆弟之婦人子亦夫之昆弟之子也本服期二者皆以適人降大功當為降服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一也殤小功章大夫之妻為庶子之長殤二也小功五月章大夫之妻為庶子適人者三也勉齋於大功一條屬之義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服信齋於大功一條屬之正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義服其小功五月一條則俱屬之降服竊謂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服君之子非可以他族類比今定此三條俱為降服大功以從乎女君而降殤小功以為殤而降成人小功以出適而降今案盛氏江氏說是俱從之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二條黃例列於正服之後注云有出降無尊降楊圖列於不降正盛氏移入降服江氏以此二條別為不降降今從江氏

## 殤小功降服

叔父之下殤  
長殤

適孫之下殤  
長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

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大夫之妻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為姪

殤無正義服黃例以為夫之叔父之長殤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二條為降義服皆非也今從盛氏皆移入降服又江氏以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一條別入不降降亦非辨見殤大功章今仍移入降服附記一條則從江氏附入也

## 小功降服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之妻為庶子適人者

## 小功正服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夫婦人報  
大夫之妻為庶子適人者

## 小功義服

從祖昆弟  
夫之姑姊妹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

以上次序俱本黃例唯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作一旬讀黃例因賈疏誤分為二楊圖同皆非也江氏云從父姊妹勉齋列之降服信齋列之正服案經下云孫適人者適人二字實總姊妹孫三者言之蓋本為一條也考鄭於大功章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然則鄭明謂此為適人者而服降於在室一等矣宜從勉齋所定無疑也盛氏亦列之降服今從之

## 總麻降服

庶孫之中殤  
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此弟之孫之長殤  
以上皆殤服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 總麻正服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外孫士為庶母  
從祖昆弟之子

## 總麻義服

曾孫父之姑  
從母昆弟  
甥婿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舅之子  
君母之昆弟

## 總麻義服

母報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以上略依江氏考定唯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二條黃例楊圖俱別為義服江氏因之盛氏移入降服今從盛氏又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士為庶母乳母四條江氏或從黃或從楊其說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勉齋列之正服信齋列之降服案此本服小功以出適降一等則信齋是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信齋列之正服勉齋列之降服案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如眾人是不為父後之服如此今服總以為父後而降則勉齋是也其士為庶母及乳母二條勉齋俱列之義服信齋俱列之正服案經於齊衰三年章見慈母之服於小功章見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之服彼兩條皆為正服則此為庶母宜如之至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既為賤者又因慈母有故而代之固視三母為有間矣先儒以庶母為父妾之有子者乳母為僱他人之婦俱係不易之論士為庶母當從信齋入正服乳母當從勉齋入義服今案江說是也○又案黃氏云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有名服有加服又有生服盛氏因之一一編列今每類略舉數條列於後餘可類推從服如婦為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大功妾從君而服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母而服妻之父母總夫從妻而服之類是也報服如杖期章繼母嫁從為之服報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總麻章從祖

姑姊妹適人者報之類是也名服如世母叔母不杖期士為庶母總之類以母名服是也加服如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小功以慈已加是也生服如夫之姊姒婦小功以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總以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是也

## 儀禮正義卷二十六

###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以至於既殯之禮卷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為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為二此篇所載至下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薛日止皆在未啟殯之先故鄭云士喪其父母自始以至於既殯之禮也

云士者以禮記集記卷大記諸篇所言卷禮多君大夫士並陳此篇則專言士之卷禮故以士名篇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卷大記士木葬及大小斂陳衣與此異者每以為天子之士則鄭意以此篇為諸侯之士禮明矣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是士自臥而子為之卷之禮以下文以於適室復以斂并推之可見所謂葬用从者之爵也舊乃謂士喪其父母自始以至於既殯之禮也子奉之之禮至其父母妻長子以喪之從同仕馬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於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士之父亦士也下記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以賈疏據此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則士之父母以自用士禮明矣吳氏說較為周備貴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于父故記不言父此說非也案記云赴曰君之臣某从即指父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卷於五禮屬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下即云以卷禮哀以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據集解增小戴第八先大父樸齊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士虞禮臧氏庸本徑改為小戴第十三釋記恤由之志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階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卷禮已亡散孺悲之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戴之莫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處服而弔曾子則襲喪子游則楊卷負憂之反桓曾子以為禮子游以爲非兩賢竝及聖門於禮尚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然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治亦不深考也今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尚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卷禮久廢不詳非無成書也然周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未完具次第井然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 士喪禮外于適室恤用斂衾

食通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牖下又云設牀第當牖鄭俱本此爲說知作牖作當者是禮經釋例曰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幽風七月

云牆也本亦作墉張氏識誤從釋文作墉李氏集解同宋嚴州刻本明徐本教氏通典通解俱作墉毛本誤牖南阮氏校勘記云據疏內稱北牖南牖者非一似可兩通今案校勘記之說非也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牖下鄭注北牖下是北唯有牖塞向墐戶毛氏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車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案北牖燕寢亦有之宗廟正寢之室則無任氏改運宮室考云或以為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即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云等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今案士喪禮婦盥牋席於北牖下鄭注牖牆也室中北牆下又婦廟見序于北方鄭注北方牖下是北唯有牖無牖諸說甚確禮記卷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或爲北牖下釋文牖舊音容知或本作墉爲是作牖誤也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侃疏云牖南窗也君子有疾麻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進出南窗下案皇疏言北壁足爲北牖之證實勝賓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許承裕文之講誤耳禮記墮弓坊記俱有饭於牖下之文惟室南無牖北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下經云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又乃襲三稱節注亦云當牖則作當是作南誤矣○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必於正寢馬者案自天子至士皆有正寢燕寢詳士昏禮燕寢常居所正寢唯齊及乃居之禮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是也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殷大夫士又謂之適寢下篇記云士處適寢此云通室即寢也但經言適室不言適寢者以寢是大名統堂室與房言之此士之所在室內又下沐浴含襲小斂亦在室行之故言室不言寢也記云有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言居正寢之由禮記表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士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以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以於寢鄭注言斂者必皆於被也小斂之食當陳者案說文恤覆也衾大被也毛傳衾被也賈疏云以必覆之爲其形貌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者以是時小斂之食當陳故不用小斂食而用大斂食也下經襲訖云壻用食亦即此衾也至小斂訖大斂之食當陳則用夷衾注夷衾覆尸然之食也是也卷大記云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食今始以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大斂時兩食訖用夷衾也引卷大記曰始以遷尸于牀恤用斂衾去以衣者見壻用斂衾在遷尸之後且覆之以食以便去死衣也彼注云以衣病時所加斂